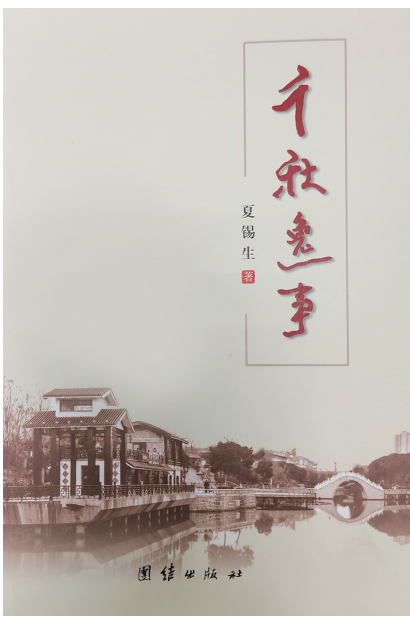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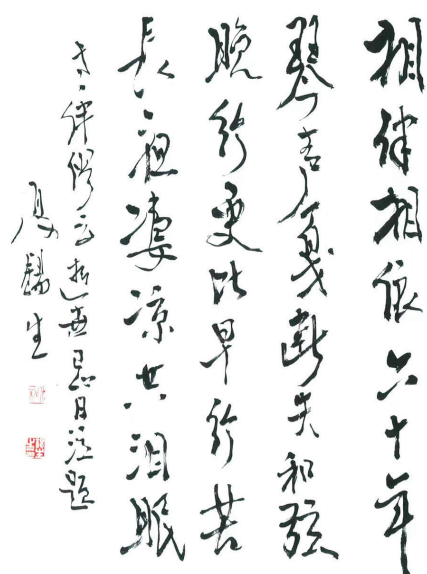
一腔家国情怀 一片桑梓深情

——有感老友夏锡生第33本著作《千秋逸事》出版

○陈家声



《千秋逸事》
夏锡生 著
团结出版社
2022年3月



夏锡生自撰诗并书：

相伴相依六十年，琴瑟和谐失和弦。
晚行更比早行苦，长夜凄凉共泪眠。

到省政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和表扬。当年，他在全国农村科技工作会议上关于粮食增产和计划生育的发言语惊四座。会后，中央把天长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和计划生育红旗县，他功不可没。

夏锡生是一位交友甚广、热爱文字的人。多年的革命、从政经历，使他结识了众多朋友，在与朋友的交往过程中，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些都为他开展文学创作、提高书法水平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夏锡生从小就热爱文学、喜欢创作，9岁时，便编写过抗日小调，不仅参加了儿童团，而且还是杨村小学儿童团的团长。参加工作后，几乎一直不离笔杆子。他的生活很单调，凡是玩球、歌舞、旅游之类的活动，几乎都不参与，不是不爱，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因为光阴易逝，他要在“有限的时间，以书为伴，与报刊同舞，要写点文字，留‘一鳞半爪’。”寒窗照冷镜，青灯伴苦读，他咀嚼着沉浸在文字领域里的

夏锡生是一位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人。他任分管计划生育和文教卫工作的副县长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是中央新政策，要求很高，推行的难度很大，但经过他前期的精心策划和后期的全力推进，终于取得突出成绩，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表彰。天长教育工作也在锡生同志的指导下，推进下，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硕果累累，被评为全省教育先进县。他多次在省里发言，天长的经验做法受



孤独，深知写作是一项苦差事，但终因热爱，至今初心不改。

夏锡生是一位生活简朴、廉洁自律的人。我与锡生同志离职离休以后，同在关工委供职。离休三十多年，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解放初期的老房子，不愿迁居，虽是陋室，怡然更自乐。“阶前三尺地，院内一井天”，他始终不忘初心，笔耕不辍，写下33本文集。这对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实属了不起，着实令人敬佩。

翻阅《千秋逸事》这本书，其中许多文章，我都曾读过。他写罗炳辉、方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天长建立的丰功伟绩，写陶滔、周原冰、王凯等老同志、老前辈的革命故事及崇高品德，教育后人勿忘历史，赓续红色基因。他写革命烈士的历史，也写“何氏三兄弟”杰出的艺术成就，写何仿的一曲《茉莉花》唱遍全国，成为全世界的好声音。他写古庵村、长山村等小村庄的变化，记录平凡人物的奋斗故事，关注当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特别是他担任天长市长关工委主任期间，写下多篇文章，一直不遗余力弘扬孝文化，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孝老爱亲。总之，他写的是天长的为人、好事、好风景，以使更多人了解天长、热爱天长、建设发展天长。他常说：“我写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教育别人，更多的是自我教育、自娱自乐、心灵洗礼。”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其实他的文章和著作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作用，从中体现他的“一腔家国情怀，一片桑梓深情”。

人们称夏锡生是皖东才子，这是他本人的荣誉，也是我们皖东人的骄傲。最后，我谨以一首小诗作结：

我在天长十余年，耕耘未敢一日闲。
无多建树深感愧，振兴大业赖后贤。



2021年12月10日，夏锡生为天长市老年大学诗词班学员授课。



夏锡生

被河涧环绕的小村

○夏锡生

小涧(涧河)大河(白塔河)从村旁流淌而过，默默无声，充满深情。河边的空气很清新，神清气爽，给人们带来舒畅而幽静的气氛。河边是一个奇妙之所，好像这里能够反射各种回声，又能躲避各种风浪。沿着这涧河的水源，许多封闭而古老的村庄如今正在绽放全新的光彩。

我来这里当“农民”

五月，古庵村的初夏踏着欢快的脚步款款而来。人们看到无论卢治平走到哪里，身后都尾随着一条黑狗。“冬冬！冬冬！”天长地久，他和冬冬建立起一种深厚的感情。事实上，狗的智商很高，而且还通人性——每到周末傍晚，冬冬都会站在小村办公室门前等待。当它看到那矫健的大腿朝自己走来时，便会激动地蹦跳起来，浑身抖动着迎接主人，又用脊背在主人的腿上蹭来蹭去。主人亦是满心欢喜——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正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呢。它对主人的感情，是百分之百的，绝不会掺一丝虚假的成分。他浑身一阵潮热，不觉心头一软。在这样偏僻的小村，有一个活泼的生灵在热切地等待着他，这感觉多么不可思议。

曾在涧河派出所工作多年的卢治平，有着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他要来扶贫时，领导对他说：“去那里就是当农民啊！”他回答：“我就是农民出身啊！”虽然做好了当农民的思想准备，但在2019年5月，当他来到古庵小村以后，发现乡村的夜晚实在难熬。白天忙忙碌碌，并不觉得时间很长，但是到了夜晚，所有的人都回家，只剩他一人躺在宿舍的时候，可怕的孤独感便会被放大。在他眼里飘荡的，是一股沉重的冷雾，像浑浊的大海波浪，毫不客气地遮住了屋里的灯光，屋外除了哗啦啦的流水声外，便是虫鸣和鸟叫。听到了那一声声的狗叫后，他的心里一动，决定养一条狗。

老书记张广有

年届古稀的张广有是古庵村的老书记，虽已离职多年，但仍关注民生，尽心尽力关爱民生。其实，天长并无扶贫任务，只有古庵小村(现划归汉北)，因环绕于白塔河和涧河，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发展迟缓，成为南阳地区一个穷困落后的小村。全村900多户2700余人，原有土地因开挖白塔河被占用许多，现每人所占土地不到一亩。前几年，县水利部门对这个村占用土地补偿了一笔资金，老书记张广有将这笔补偿费用用于扩建一座“水上浮桥”，有利于村民出入。此计虽好，但因难多，老书记一愁莫展。

正在此时，来此挂职的第一书记卢治平鼎力相助。他曾任农机站站长，于是从那儿找来一些废旧铜条帮老书记把一根根木头连接起来，形成一座“完美”的人工浮桥。后由一对老夫妻轮流看守，颇受村民赞许。

独居老人的屋子

古庵夏日的炎热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一种潮气笼罩整个天空。虽然走在树荫下，头顶的枝叶就像一把疲惫的小伞，根本抵挡不住那热力的侵蚀。从巷道穿过时，我的脸上渗出了一层细汗。然而，走进朱兰桂的家，却感觉一阵清爽之风吹来。

我不能相信这是81岁的独居老人的家——格外干净，格外整齐。客厅里沙发上没有堆任何杂物，地面也没有灰尘，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放在该放的地方，卧室里的床单平整整齐。一切都显得实实在在、简简单单，却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显然，这个老人是个持家老

手。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离婚后，他便没有再婚。“找老婆很麻烦的啊！”女儿早年出嫁，他笑呵呵地说，“外孙今年已十八岁了。”

这房子是他在2017年时建的，自己花了八万元，国家补助三万多。他再次笑着说道：“如果没有补助，这房子肯定建不成。”他的心里好像有一盏明灯，照得脸庞都明亮了起来，让整个个人显得熠熠放光。新房子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他感觉那糟糕的过去已被抛在脑后，而现在，他到了“开心时刻”。现在每月有530多元的低保金，170多元的养老保险，到年底时，还能有100多元的产业分红，以及“一对一扶贫”的1000多元。他用这些钱来缴水电费，买米、油和菜。有时，他会拿着老年卡坐公交车去市里，十多公里的路程需花半个多小时，除了在市场买些日用品外，也会顺便逛一逛。

像朱兰桂这样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老人，村党支部和扶贫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为他们办理好各种政策兜底，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使之安度晚年。

艰辛的养殖户

这个小村庄由于土地少，大多村民家靠养殖维持生计，而养殖户也十分艰辛啊！

吴小林的个子不高，而且很瘦，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腿上的牛筋也硬硬巴巴。也许他的心思都在养鸭上，故而根本没时间去照镜子。屋后那个大院内，饲养了一千多只鸡、鸭。通过“以奖代补”政策，他可以获得3000多元的奖励。这个男人很不容易，老婆与他离婚时，他正患有肺结核。现在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父女俩相依为命。我不仅理解他的遭遇，甚至还钦佩他——他收起病容，积极劳动，试图通过饲养家禽来改善生活。

我走进了那个大场院，通过一条小木板，走进了那个鸡鸭乐园。刚刚下过雨，地上泛起一层烂泥，让脚底变得“吧唧吧唧”。主人热情地指着那些鸡鸭，像是在介绍自己的孩子。突然间，冬冬那条黑狗窜了进来，追着鸡鸭狂吠。于是，我看到了惊诧的一幕——原本病弱的吴小林陡然间变得高大矫健，他像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开始奔跑起来。他那花白的头发飘扬在半空中，瘦削的臂膀不断挥动，嘴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咕咕声。他一会钻进黑色网子，一会又从网子里钻出来，一直保持着奔跑的状态。那调皮的小黑狗，似乎根本不是为了吃鸡，而是逗一下人类。最后，卢治平大喊一声“冬冬”，才将狗儿唤停。

当我来到邓庆仁家里时，他的妻子吕传会正在装吊扇。1968年出生的丈夫，穿着灰布裤子，妻子穿着短袖衫，夫妻二人看上去还算健康，然而，丈夫患有肾结石，妻子患有硬皮病。1995年，儿子邓双飞出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喜。

这对夫妻不仅种花生和水稻，还养鸡养鸭和养猪，一年能有三万多元收入，日子过得还不错。但是市场行情和运气有点糟糕，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这一切。男主人粗声粗气地说：“2019年养了20头猪，亏本没有收入，养了250只鸡，有一半都死了。”到2020年时，他们不敢在养殖上投入太多，便将主要精力放在种地上。今年种了八亩地，上半年种花生，下半年种水稻，应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他是这样打算的：“等疫情过去，还是要养殖，养殖不仅收入高，还有奖补！”

这里许多养殖户既有长进又有艰辛，因为时间关系未能一一拜望。

(本文选自《千秋逸事》)

